



## 讓我，為你淋場雨

我蹙著鼻，疾步走過狹長的工廠。燈光昏暗、兩側排滿機械，鐵屑四射、似無遁逃之處。匆匆拋下一句「我回來了」，便閃進狹長末端的樓梯間，腳程之快，總是聞聲不見人。父親繼續監控著各台機械，收音機高分貝播送著陪伴的假象，或許正納悶那聲宣示只是頻率間的雜訊，電波般宇宙遙遠。

高職未畢業的父親已在機械零件與油垢中打滾近四十年，渴求幼時缺席的經濟溫飽與家庭溫馨。「多麼渺小的想望！」我嗤之以鼻。那年，十五歲的我拖著幾乎與自己同高的行李箱，隻身往太平洋彼端追尋夢想。出發美國前夕，父親載我回鄉下老家，替我未曾謀面的祖父上香。線香裊裊，斜陽照進廳堂，塵埃漂浮，瀰漫著舊宅的氣味。我站父親斜後方，望著他喃喃而虔誠的背影。「保庇伊，毋通……我卡無路用……咱的驕傲……」忽地，父親停頓了一下，接著肩頭劇烈地起伏，語句模糊，嗆著淚無法言語。而我只站在原地任由一切發生，望著昏陽灑在他顫抖的背上。

「家裡窮，阿嬤要把你爸送走，你阿公不肯，拼了命也要讓你爸繼



##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佳作

續念書。」母親講起故事。「你爸孝順，不想讓阿公失望，可惜他總讀不好，十六、七歲就到台北當學徒。」我皺起眉，深思。「住在鐵皮工廠的閣樓，也只能咬著牙撐過來，一天，接到阿公車禍的消息。那日下了整天的雨，你爸一整夜沒睡，趕了回去，見阿公術後穩定，那時工廠正忙，清晨便立刻趕回台北。結果當天中午，你阿公就走了。」

前日選擇大學志願，母親為了我讀藝術與我冷戰多日。鮮少與父親互動超過十秒的我，為此與他長談。「爸媽都沒讀什麼書，但望你了解我們的擔憂……台灣的現況……藝術未來的出路……」我聽著，頗不以為然。我不經意地打量起他漸老的衰態、沾染油污的襯衣，還有那條從未換過的牛仔褲，母親曾說，當我提到父親時，總會顯露出厭惡的神情。

那是什麼滋味？幼時母親的精神離棄、始終辜負父親期望的愧疚，孤寂城市打拼的身影，努力想獲得誰的肯定與驕傲。我開始好奇，這個已步入五十後半的中年男子，在面對自己日益疏遠的孩子以及記憶如散沙的母親時，他在乎些什麼？

我不知道。



##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佳作

那日，父親敲了我房門，探頭進來：「兒子，關於你未來的選擇，爸知道你很有主見，雖然媽媽不支持，但無論如何……無論如何，爸都以你為榮！」我背對著他、佯裝忙碌，喉頭勉強擠出回應，門閉，竊以手背抹去頰上縱橫密布的複雜情緒。父親哽咽的語氣，藏有對爺爺的歉疚遺憾，以及身為一個父親，所能給予最深刻的愛。他不希望我在步入晚年之際，仍得猜測自己的父親是否曾替他感到一點點驕傲。

輕蔑的態度、飄忽的眼神，我望著陰晴不定的四月天，堆疊層層黯淡。仔細爬梳父親的成長脈絡，自責對父親太過嚴苛，總覺他不夠英挺、時髦，也無一絲文化氣質；然而，我的任性與不完美卻一再的被包容。不過，這樣「全然的愛」便能換得關係的親密？我不曉得。父親以熱切的目光與欲言又止，期望增進父子間的互動，而我能做的，卻只是遞給他一把傘，請他等放晴的那天。

在浙瀝滴答的漫漫歲月裡，我懷念起躲在父親傘下的時日，你總露出大半身子，任憑雨勢潑濺。我踏著水漥，望著你的倒影，那時覺得，你是我的全世界。走過時光長廊，經過轉角、回到巷弄、推開家門，



##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佳作

我會牽著你，撫觸機械的運轉刻痕。當你想打開收音機，尋找熟悉的  
陪伴時，我會握緊你的手，輕輕地說：「我在這裡、我，在這裡。」

